

哀牢山，一个“原始部落”的千年跨越



新华社记者周亮、王长山、庞明广

“在寒冷的季节里，愿你被温暖以待”——每当看到朋友圈里的这条祝福，记者不禁会联想到生活在云南哀牢山深处的苦聪人。

这是一个曾被世界遗忘的部落。60多年前，他们在深山老林过着“野人”般的生活，直到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找到他们。

这是一个所谓的“最后的原始部落”。它从原始社会末期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，在60年间实现了从茹毛饮血到融入现代生活的惊人一跃。

“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！”“一个都不能少！”今天的苦聪人，正紧跟着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前进。

出山记

峰峦起伏，云雾缭绕。站在自家二楼客厅窗前，80岁的苦聪人李窝则陷入沉思。

远山是他曾经的“家”。他的祖先作为古时氏羌的一支，从西北迁徙到哀牢山，已逾千年。

“那些草窝棚早就烂掉了吧？”老人喃喃地说。他的祖辈从没离开过山林。苦聪人的生活，正如歌谣所传唱的那样：“树叶做衣裳，兽肉野草当食粮，芭蕉叶是苦聪人的屋顶，麂子的脚印是苦聪人的大路……”

“山上冷啊！”李窝则说，“我父亲有一套破衣服，那是他用猎物和山下的傣族人换来的。”

哀牢山确实寒冷。就算在盛夏时节，记者大白天爬上普洱市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的千家寨，还是被山风吹得浑身寒彻。苦聪人身上的兽皮、芭蕉叶，怎能抵挡夜晚和冬季的酷寒？用树枝和芭蕉叶搭起的窝棚，又怎能抗住四面透风？

李窝则青少年时代的记忆，除了寒冷，还有饥饿，而且越饿越觉得冷。山林里的苦聪人一到下雨，一家人就要担心火堆被浇灭；族里有人生了孩子，只能把芭蕉叶烤烤，赶紧把婴儿裹起来。苦聪人也能在山坡上种点玉米，但刀耕火种，“种一山坡，收一箩箩”。

漂泊不定、啼饥号寒。历经千年的迹遍山林，让苦聪人害怕与山外接触，成了神秘的“野人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苦聪人。当得知山上还有人生活时，一支支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开始进山寻找。1959年，新华社记者黄昌禄的长篇通讯《苦聪人有了太阳》，真实记录了当年寻访的艰难。“进林的第四天，忽然看见一个头发披到肩上、脸孔黝黑的人，身上挂了几条烂筋。他

们欢喜地大叫起来：老乡，老乡！哪晓得这人听见喊声，掉头拼命就跑……”

工作队每次进山，都带上衣服、盐巴和粮食。几经努力、几番接触，苦聪人感受到工作队与土匪、土司不同，戒备心慢慢放松了。“他们每次来，都和我们同吃同住，还给我发烟。”李窝则说。

在工作队的耐心劝说下，苦聪人陆续搬出老林。

从“野人”变身“主人”，苦聪人的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。当地政府举行重大活动时，苦聪人代表受邀站上了主席台。苦聪大寨的村干部庙初沙还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节庆典。

今年67岁的庙正昌，是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者米乡顶青村委会地棚村小组的村民。他至今珍藏着父亲庙初沙当年去北京、东北等地参观学习的照片。“父亲回来后，兴奋了很长时间。他召集苦聪人开会，激动地说我们也要社会主义！”

金平县志记载：至1963年，共3739名苦聪人搬出山林。政府发给他们耕牛、铁农具、铁锅、餐具、种子、口粮。工作队员手把手教他们生产、生活技能，哈尼族、傣族群众帮助他们建房盖屋，同时让出部分水田。

“谁愿意一辈子住在深山老林？苦聪人世世代代受苦，直到共产党来了，我们才算见到了太阳！”李窝则说。

黄昌禄动情地写道：“为了找寻一个被旧时代遗弃了的人口很少的兄弟民族，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先后花了五年时间，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……”

苦聪人目前有3万多人，主要居住在云南省北至镇沅县、南到金平等地的哀牢山区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他们被认定为拉祜族的一个支系。

定居记

“干！干！”苦聪汉子李发财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看着新建的两层楼房，李发财略有醉意，也难抑得意。他向前来贺喜的族人一一敬酒。

这几年，李发财种了几十亩橡胶，还和妻子外出打工。有了钱后，在政府投入近7万元建起的安居房上，加盖了第二层。

1992年，他刚刚从金平县苦聪大寨搬到地棚村小组时，住的是茅草房，现在终于住进楼房。夫妻二人都有智能手机，出门办事骑上了摩托车。虽然已经49岁，但前几天，他特意把头发染成淡棕色，为显时髦。

“以后不搬家了！”李发财对记者说。

地棚村小组坐落在树林茂密的山坡上，顺着硬化水泥路，一排排二层小楼整齐排开，村里还修了小广场、篮球场。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、冰箱等电器，有的村民还买了轿车。像李发财一样，56户

苦聪人都是搬过来的。

从沿袭千年的游猎生活到定居，这个转变苦聪人用了二三十年。

出山后，因不习惯山下的气候和生活习惯，苦聪人曾几度重回老林。政府又一次次派人进山劝导，并为他们重新定居提供支持、发展产业，才慢慢把他们稳住。

金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李云的曾祖父能开硬弩，在苦聪人中甚有威望。“虽然1957年我曾祖父就带着大家定居半山腰，但气候燥热，不少人得了病，他只好带着族人回归老林。”李云说，后来经工作组三番五次做工作，老人才勉强答应搬到通风条件更好、气候稍微清凉的地方。

学会种植养殖更是一大挑战。政府动员河坝地区的哈尼族、傣族群众把土地分给苦聪兄弟；不会种粮，甚至没见过耕牛，傣族同胞就来教他们耕田插秧。

苦聪人还要学习现代生活，比如洗脸刷牙、洗衣叠被、使用厕所等。20世纪90年代，曾在金平县者米乡担任苦聪人帮扶工作队队长的杨志华有项任务，就是说服苦聪人修厕所。“当时是旱厕，现在许多人都用上冲水厕所了。”杨志华说。

贫困有时就像衣服上的顽渍，很难涤除——苦聪人虽然走出森林，但直到20世纪末，许多人仍住着茅草房、杈杈房，贫困面广，贫困程度深。

改革开放激活全中国，为国家扶贫攻坚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，苦聪人迎来了命运的又一次历史性转折。

党中央始终牵挂着苦聪山寨，帮扶地区一直情系民族同胞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脱贫攻坚在哀牢山深处打响。各级各方纷纷出巨资解决苦聪人吃饭难、上学难、行路难、住房难、饮水难、看病难等问题，推进产业开发扶贫。

芭蕉摇曳、鸡犬相闻。镇沅县城郊的山岗间，一个苦聪新寨透过一丛丛婀娜的金竹林映入眼帘。

这个名为复兴村的寨子，是国家投入1200万元兴建的。今年47岁的王应，2006年和苦聪乡亲一起，从几个老寨搬迁到这个海拔较低、土地肥沃的新家园，一共200户。

“那天，我们是空手来的。”王应说，政府给每户分了带院子的砖瓦房，1.5亩耕地和4亩林地，还准备好了棉被、衣柜、米、油等生活用品。

王应开始种水稻，自己解决温饱，后来改种果树。夫妻二人还学会了手艺，王应平时帮人盖房子，并兼任山林管护员，媳妇在县城当厨师，很快实现了稳定脱贫。“我们村除了1户缺少劳动力的，其他都脱贫了。”

前几年，党中央吹响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，在哀牢山激起阵阵回响。一个个新寨陆续投用，一个个产业接连投产，一个个苦聪人不再苦等苦熬……

今日苦聪山寨，基本用上了沼气和电灶，竖起

了路灯；通了4G信号，普及了智能手机；住上了砖混楼房，种起了香蕉、澳洲坚果，养起了牛羊……

金平县地棚村的广场上，一幅壁画令记者印象深刻——一半是身披兽皮的苦聪人，在原始森林里钻木取火、采集狩猎，另一半是衣着光鲜的苦聪人，骑着摩托车、开着小轿车行驶在宽阔的马路上。

镇沅县居住着约1.5万名苦聪人。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有望近期脱贫摘帽，这里的苦聪人也将彻底告别绝对贫困！

兴商记

天刚泛白，金平县者米乡金竹寨村村民李明勒就背上背篓，和姐妹们说说笑笑，一同到乡上赶集。

“快来看看啊！山里的芭蕉花、草果、芋头，纯生态食品……”已经60岁了，李明勒的嗓音仍然清脆。

说起叫卖，对苦聪人来说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当年，苦聪人想把猎获的野兽背到山下坝区交换，方式是把物品放在路边，而自己躲进树丛，等着村里人拿食盐、铁器、旧衣服来换，多少不论。等人家走远后，苦聪人才敢取身。“我们苦聪人胆小着哩。”李明勒笑道。

苦聪人过去缺少商品概念，学会做买卖不过十几、二十几年的事。

“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们还习惯以物易物。”镇沅县九甲镇和平村麦子山小组的孙少荣说，当时苦聪人去镇上赶集，都是背着玉米去换酒，或者拿个鸡蛋换一场录像看。

哀牢山再高，挡不住改革开放的春风。现如今，苦聪人当街卖特产、开超市、上网卖货、到外地打工、刷微信支付淘宝等已成寻常。

胡忠文经常深入苦聪村寨。他介绍说，20世纪末，他看到苦聪同胞的目光是呆滞的、无奈的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。

如今，一些头脑灵活的苦聪人勇闯商海，有些人当上了“老总”。40出头的熊开明，十几年前搬迁到复兴村，当时全家四口只带来两口锅，仅仅两年后，他家就开起了村里第一家小超市。后来他把地租了出去，办起了电子商务服务站。政府为他家拉了网线，安装了电脑，他妻子专门到县城参加了政府免费网购培训班。

“现在村民都来我家网购。”熊开明说，“下一步，我要把山里的土鸡、土猪卖到全国去。”

他还是昆明一家饲料公司在镇沅县的销售总代理，管着30多个销售点。“每个月都要开车

去昆明开会，忙得很！”

还有人把茶叶生意做到了国外。镇沅县者东镇樟盆村村民李永春带领村里200多户茶农成立了茶叶合作社，今年销售收入已有300多万元。他对茶园进行了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认证，经常到全国各地跑展会、找销路。现在，合作社的普洱茶卖到了上海、福建、重庆等地，红茶远销俄罗斯。

巍巍哀牢山，无数个像熊开明、李永春这样的苦聪人开始自主掌控命运，用勤劳和智慧开创与祖辈迥异的生活。

追梦记

王生云有一双塑料凉鞋，一直舍不得扔。这是他人生的第一双鞋子，从初中到大学一直用。

今年7月，他从北大毕业，拿到了博士学位，是镇沅苦聪人中的第一位北大学生，也是他们村里第一位博士。

而仅仅60多年前，苦聪人还在结绳记事。在镇沅县者东镇木厂村，老人们至今连什么是大学都搞不清楚。王生云能有出息很不容易，他决定回云南工作，帮助更多苦聪人实现梦想。

“以前苦聪人很自卑，见到生人连招呼都不敢打。现在年轻一代开放了，知道要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。”王生云说。

云南省在实施精准扶贫工作中，重点开展了“直过民族”能力素质提升工程，帮助苦聪人等人口较少民族培养出更多的大学生、干部等。

教育事关民族的未来。云南省逐步在人口较少民族和“直过民族”聚居区实行从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的14年免费教育。同时，各级政府通过设立双语幼儿园、民族学校、民族班等措施，加快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步伐。

镇沅县者东镇党委书记刁忠福说，现在条件好多了，上学不花钱还有营养餐补。过去每到开学季，老师上门去动员苦聪家长让孩子上学，现在者东镇没有一名苦聪孩子辍学。”

地棚村的庙文学自己只有小学文化，但走进他家堂屋，一整面墙上挂满了女儿得的奖状。今年，他女儿考上了云南德宏的一所高校。庙文学为此决定放弃加盖一层新房的计划。“孩子想读书，我们就供到底！”

前不久，在中山大学读大一的李瑞华写了封家信：“得知咱镇沅县很快要脱贫摘帽了，心里十分激动。近十年来，家乡变化多大啊！我7岁那年村里通了电，10岁时家里有了电视机……考上大学后县民政局为我办了助学贷款……真想不到我的命运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。”

在镇沅县复兴村，政府投资建起了拉祜族（苦聪人）历史文化博物馆；县城的广场上，每当夜幕降临，都有苦聪人与兄弟民族群众一起跳起欢快的舞步。 新华社昆明12月26日电

秦岭深处的年终“院坝说事会”

本报记者方立新、晓强玲、姜辰睿

9点多了，太阳仍然躲在山后不露头，冬至日的秦岭腹地小山村更加“冻人”。中西沟村2018年最后一次“院坝说事会”，从院坝移到了村部会议室。

很快，来“说事”的村民挤满了长条桌，不少人跺着脚搓着手，年长者围着茶炉烤火、喝茶。不时有人说着俏皮话，逗起一串笑声。

“来来来，都进来，往前面坐！”满脸笑容的村支书黎平富招呼挤在门口的村民。

“今天院坝说事”说3件事”，27岁的驻村第一书记杨琦，来村已经两年半了，文静秀气，开场白也敞亮，“中央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，咱们村也要庆祝庆祝，大家说说自己的体会与感受吧；第二个呢，年底了，请大家说说明年村里应该干些啥；还有一个，大家都晓得，上级确定每年要给我们村100万元搞建设，怎么用才能用得好，大家也要出主意哈！”

一个月前，中西沟村被汉中市确定为乡村振兴试点村，按照规划，每年给试点村拨款100万元用于乡村建设，3年拨300万元。

陕西留坝县火烧店镇干部告诉记者，中西沟村“院坝说事”每逢双月开一次，如今已经第3个年头了。“村民的事村民说”，大家听得进、记得住。一位村民说，“院坝说事”就是“打开窗户说亮话”，“啥子都能说，什么占地呀、分红呀，村里的好人好事呀、歪风邪气呀，都在会上摆清楚。懂政策、明是非，村里少了好多矛盾，大家更知道该做啥不该做啥了。”

“为啥子不叫我”

“我来抛砖引玉吧！”第一个“说事”的是村支书黎平富。

“咱们村1982年土地正式到户，打那以后，我们生产的粮食不仅够吃，还有余粮喽！”他说，以前家家户户都是土坯房，后来村里有了万元户，十万元户、几十万元户，去年国家对农村贫困地区房屋改造又给了补贴，全村90%的村民都盖起了楼房。“我们不能忘了改革开放，要让年轻人知道好日子是咋来的。”

“我说两句。那个时候衣裳是补丁打补丁，哪个像现在还穿上了毛皮孩子（鞋子），想都不敢想喽。”50多岁的刘安花说起村里和自己家的变化，



▲上左：村民申永贵发言。上右：村民向厚平发言。下：热烈的会场。 本报记者陶明摄

不禁感叹上辈人的艰苦与付出。“我要说两个感谢：感谢父母养育之恩，感谢党、感谢习总书记！”

“公路到户，不粘脚喽。”79岁的向厚平老人感慨“如今不论走到哪里，水泥路直接打到家门口”。

……

“为啥子不叫我？”

就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畅谈变化时，一位老汉抄着手从门外挤进来，嘟囔着抱怨。火炉边的村民赶紧给老汉让坐。看来这个“重要”的“说事”落下了老人家。如今中西沟的“村事”都是通过微信群或是小组长入户通知，有时难免漏掉

了一些不会用智能手机又恰巧出门的老人。

“我也要讲两句。”听了谈话内容，这位叫申永贵的老人站了起来。“这一二年，家家院坝修得好，生活变化大，都是习总书记关心咱们老百姓。我已经79岁喽，生活好了，就想着多活一年半载，能看着我们村变得更好。”老人的话引来一片掌声。

“我不说空话”

“说事”的气氛越来越热烈。坐在茶炉一旁的陈立军按捺不住，“呼”地站起来，“我说两句。”或是感觉他要“放炮”，身边有村民试图拉他坐下。

“我不说空话。”几次推开拉拽的手，陈立军嚷了起来，“我一说，大小干部都不高兴。”

见状，主持会议的杨琦边拉边拽的村民放手，边和气地对陈立军说：“你讲嘛。”

“我要说，‘一村一品’村上没做好。搞旅游开发我不反对，可旅游带动的只有五六家，是少数人，多数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。我们还有人出去打工，就是因为特色产业没有发展起来，产业链没搞起来。按党中央的政策，不能光是别人致富，要搞特色农业，形成产业链，让大家都富起来。”

“陈叔讲得好！还是陈叔有眼光。”杨琦接话，话题，“旅游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村里的农家乐目前只有五六家，其他人没有参与进来，也不要着急。他们搞好了，会有更多人开起来。旅游积聚了人气，发展特色农产品才能卖得出去。我们要按照县上整体发展思路，在继续打造旅游产业的同时，下功夫把特色产业农业发展好，努力出产更多、更优质的野生山药、板栗和香菇。使两个产业互相促进，让我们村更有名气，山货卖得更好，我们山里人才能更富！”

从2011年起，留坝县一边围绕得天独厚的秦岭自然风光做文章，发展全域旅游；一边通过旅游业带动产业融合，并鼓励全县群众参与其中。

“陈叔说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，也希望您以后多给我们提意见，我代表大家感谢陈叔！”杨琦话音未落，掌声再次响起。

“感谢我啥子，感谢国家好政策哈！”家里种植中药材，并且经常外出务工的陈立军，见得多

也想得多，自己的“吐槽”得到认可，陈立军反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

他扭捏的神态引来大家一片笑声。

“做个啥衣服要大家说了算”

“下面我们来说说中西沟村未来发展规划。”杨琦讲，“希望大家集思广益，把规划摸清楚。我们还要通过专业的评价认定，落到实处。”

怕大家不理解什么是“乡村规划”，黎平富打比方道，“这就好比裁缝裁衣服，现在政府给我们一块布，需要做什么，是做衣裳，还是裤子、孩子（鞋子），都要大家提出来，国家给我们试点拨款100万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，具体干些啥子，最后要让大家都满意。不能等三年后，国家投入了这么多钱，咱们没干个啥子，所以今天要讲清楚。”

中西沟村是留坝县第三大村，近年来，在“美丽乡村”规划项目中，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快速提升。村里道路硬化了，路灯亮了，村容整洁了，添了小型“主题公园”，许多人家门口还建起了小花坛、依山傍水、美景怡人，中西沟村的变化乡亲们心里最有数。

杨琦说，“村里的发展规划，还有产业发展、配套完善、土地流转、发展观光农业，以及如何吸引游客，如何吸引返乡务工创业，大家有啥建议都讲一讲。刚才陈叔希望把旅游收益扩大到更多人，所以我们更要大家共同来探讨规划。”杨琦的话，让会场安静了片刻，许多人开始思考。

快人快语的明庭芬率先开口：“我们山里有很多野生板栗，可眼看着却上不去，哪怕先建个吊桥，修个便道，人能上去就行。”

一位妇女悄悄告诉记者：“我们野生板栗好得很，现在就是过不去，有河拦着。”

杨琦说，“你提的建议特别好，到板栗林的桥已在规划中，大家提出建议我们都会商议解决。”

一石激起千层浪，人们逐渐踊跃起来，向厚平又一次发言：“我的意见是要专款专用，乡村振兴要搞好，就要搞出个名堂出来，搞一些面子出来，搞不好人家下次不给了，一定要好好规划。”

……

关于产业发展，村民要说的、想说的话，无疑是最多的。“大会发言”伴着场中“小规模交流”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畅想着自己村庄的未来。

屋外，点点雪花不知何时飘落，落在已经收获的田间，落在种植着木耳、香菇的大棚上，落在山里的板栗林里，落在村里各具特色的民宿上……

雪花逐渐覆盖乡间便道旁的巨大石头，上面镌刻着“宁做蚂蚁腿 不学麻雀嘴”的红色大字，在冷湿的空气中格外励志醒目。